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初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鈺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騰錄監生臣張同履

騰錄監生臣袁瑩

欽定四庫全書

石初集卷五

元 周霆震 撰

五言絕句

擬復愁十二首

一燼城門火餘灰已復寒
小兒爭炙手猶作燎原看
殺氣頻年盛南昌接武昌
帝城春有路昨夜夢錢塘
錢塘江上水幾載獨朝宗
到海傳消息殷勤起臥龍
旌旆簇雕鞍花袍紫鳳團
路人潛側目敢謂沐猴冠

來往動成羣翩翩得意人九朝深雨露頭白獨沾巾
天驥鹽中蹶瑤釵井底深如何起阡陌坐致萬黃金
銀鞍寶校新羅綺耀青春曾識官儀舊羞看馬上人
屏迹譙樓下深追少壯時臥聽更漏鼓雙淚落如絲
朱衣羣百恠白晝出乘車咫尺青門路無由得種瓜
列位公侯寵連營使相尊庶僚供指使誰復恥心存
從封餘赤螿逐氣布青蠅欲市金臺駿黃河久不冰
未忍歌鳩鵠猶能拜杜鵑暮年心寸許何日覩青天

七言絕句

贊少陵騎驢

巫山雲暗失歸樵，
劔閣春深雪未消。
淚墮中原天萬里，
蹇驢獨過浣花橋。

戲筆

西園蹴踘醉蒲萄，
北里琵琶紫錦條。
堪笑東家頭白者，
一燈深夜讀離騷。

客有賦大軍來者戲答

龐蒼矣背短牆隈問我何時笑口開
幾度傳聞狂欲舞
如今懶說大軍來

夢寐漁陽右北平彎弓走馬氣憑陵
不知近日燕山雪
添得黃河幾尺深

北山口號

斬黃連結蔡州城風靡江東莫敢膺
千里南來今送死
天知忠節在廬陵

過江雲起劔鋒馳捕取紅巾血作池
後日廬陵收野史

水東第一賽男兒

城門晝開車馬喧
人行呵道競摩肩
軍興那得廷如水
監郡從來不愛錢

莫道逝川波自平
莫道鳧鷖元不驚
白髮營門二千石
幾回霜月送鞭聲

天獄東回納贛川
山峰斲處是青天
螺湖橋下清流水
留向槎灘送戰船

林郭揚旗激箭鋒
江城吹角氣如虹
義山雲霧西昌月

一片丹心兩地同

江西省掾陳允中避罪來永新固守城池屹立
羣盜中泰和宣差以廉明著稱境內晏然

蚤氣樓臺轉眼空荒墟誰與弔秋霖道邊小屋柴門掩
猶是當年種菜翁

紀事

去年閏三月十六日歐賊自袁來陷吾州十九日以
陳寇敗走邵城急報馳去里猾易桂芳暨脫罪小吏

顧清遠兩家兄弟獻馬納降力陳括貨之計追至東門外懇留遣趙普玄者復回遂稔安成之禍四月二日城復趙誅易顧殲焉

萬斛北鹽局海隅邇來商販競南趨去年今日城中價一貫文纔十四銖

幸及西成早築場歲寒猶恐菜畦荒山村肉價何須問

近日雞豚倍北羊

常年北羊二貫一斤
今豬雞四貫一斤

燼餘十室九摧殘折取克薪寸寸乾隣境責收紓乏絕

遺囑竊負活飢寒

鷄豚寥落傍柴荆
粳稻初黃菜甲青
臥聽兒童傳好語
夜來驛使到長亭

大洲江水綠如苔
畫角吹寒聽莫哀
白茅岡頭黃葉落
鷓鴣洞口鴻鴈來

上巳

舊俗蠶占擬萬霜
兒童猶自賞晴光
亂來錦繡無藏處
那有心情到采桑

感古

因讀春秋傳戎事不邇女器有感吳楚之亡後之人
以武畧自負者可不鑒哉

吳宮隊長罷論兵越女西施擅寵榮百鍊一朝成繞指
方知世上有傾城

鉅鹿諸侯偉戰功咸陽宮殿轉頭空如何蓋世稱無敵
也為虞兮泣帳中

論交

古來難覓是知心曠世襟期感慨深造次陳餘方解印
從容楊震却懷金

坐看

亂後交遊隔世心衰年為客怕登臨東風不作年時夢
坐看樓頭衆綠深

故人

春雨初晴是綠陰故人隔水晚相尋往來莫信年時路
近日溪流淺處深

食性

宿春寧復問精粗
食性年來已盡除
隨分晚炊誠當肉
且乘新雨理園蔬

過太平橋

秋山戍火夜鳴梟
玉帳春醒富貴驕
獨抱韋編無寸策
白頭羞見太平橋

山家夜雨

晚暮攜孫此一枝
四年多難祇心知
夢回小屋風和雨

却似春灘轉柁時

寇至

二十七日寇至三舍盡晚攜孫走下派止姪壻劉務
本家二十八日寇出歷村岡頭家眷繼至下派二十
九日早下派大驚擾走安塘

重疊青山道路長疎疎紅葉樹經霜日斜又度橫橋去
祇有江聲似故鄉

城西放歌

周冠萬四千人發永新水陸並下八月二十九日張
錄事出軍九月一日府委官教授滕詣西昌叅政所
請師徵諸將赴援錄事無馬戰不利是夜急報三至
黎明馳檄促援兵食時冠焚高沙歛陸錄事軍奔還
城內外大駭或爭走入城或赴舟江澚或散投村落
僵仆死傷不可勝紀賊騎掠太平橋官地上薄晚退
屯援兵暮集初三日早合戰自辰至午叅政軍扼上
流寇驚敗走衣裝器仗填野沿途民義邀擊禽獲頗

多周冠奔還永新當是時郡城幾殆天也國家之福也歌竹枝以寫之

太平橋外吹血腥追奔黃襖蹶門丁

黃襖全叅政所招郡人門丁張錄事

所起在城民戶昨日縱橫官地上豈知惡極有天刑

千金墮地不暇顧妻孥咫尺愁相拋此時爭門城內去
悔不雲山深結茅

理問軍中騎射精從來賞罰最分明疾馳赴援如風雨
曉發河山夕到城

水寨城闕摠寂然諸軍號令夜分傳火筒清曉三聲發
諸將齊驅勇向前

歛陸池邊曉樹旗埋冤樹下夕僵屍皇天近日新開眼
說與四方殘黨知

慘澹秋陰覆血痕參差蘇石倚蟠根古來此是埋冤樹
今日還棲戰死魂

大洲男兒身姓熊把頭削鐵刃如風直前竟斬紅旗首
步戰須還第一功

斬頭纍纍懸馬鞍衆中誰似林伯顏賊陣橫穿來復去
三軍大捷唱歌還

先鋒破陣古來難好手齊推岳長官除却林奇誰與對
交馳兩馬萬人看

記得壬辰血亂流血流又到丙申秋兇徒惡黨還知不
莫要輕來打吉州

莫道孤城鐵作闕雲埋賊陣血朱殷強梁多在萼村死
戰馬纔餘八疋還

叅政遣軍快閣下寇來相遇吉塘橋橫陳江上四十騎
居民牆屋免焚燒

安坐轅門運六韜冠鋒壓境沸如濤收功一戰民安堵
始信將軍定策高

太守當年憲使除軍須供給自紛如白髮蒼頭寧自暇
一宵暫向府中居

錄事張公老且貧一身闔郡事如雲倉卒開城容萬衆
從容行酒壯三軍

軍中苦樂謠

半臂纏腰帽卷氊剪裙荷葉腿齊編市西橋外看屠狗
笑擲并刀賭酒錢

堆帽紅纓間黑纓粉青宦袴短黃裙酒樓突過行人避
近日新充水砦軍

旌表門前路幾彎浮圖坡下日銜山馬上長身單白紵
雙雙緩轡打毬還

短髮風欺破帽斜日西跣足踏江沙妻孥待哺不遑恤

流汗擔柴赴主家

疊石支牀擁敗氈
抱關擊柝日隨緣
松燈自把芒鞋了
要辦明朝買菜錢

劍鋒交處奮身跳
箭集征袍血未消
奪得紅巾衝陣馬
歸途乾被長官要

官船公子抱琵琶
笑指娼船白藕花
今夜江頭好風月
買魚載酒宿誰家

團扇題詩愛越羅
畫船載酒沸笙歌
何人夜讀張巡傳

獨占秋江月色多

十里長洲列戰船
白頭吟客坐看天
何時得見三階正
獨倚蓬牕夜不眠

初冬驟寒

敗壁蕭蕭夜不扉
昨來天氣似炎威
臥聽風雨中宵嘆
何限征人未寄衣

即事

街頭昨日走如麻
逆賊憑陵勢轉加
曉起將軍忙館伴

省官遣子壻侯家

海全二叅政

棄舟窮走計全軀

全

力戰憑城志掃除

海

身死不殊心

死異海全他日付誰書

都事諤卜都拉

部伍相殘不敢呵

林巴延烏
都被殺

美人雪洞夜酣歌

舟中宴
居名雲

洞到頭誤國均遺臭只為高昌不可和

全子仁高昌人
其志專在吞吳

恐其
成功

紀實

戊戌夏五月之變新邵守張元祚與全府叅謀蕭彞
翁約同死蕭一再赴井死讀書臺下張竟降

振文堂上刃縱橫水陸旌旗瞬息更俯伏獻城新太守
笑談赴井舊諸生

宿州歌

客有自中興來者能言四川聞亂遣兵出援主將日
寘酒高會收其子女玉帛而西宿州南北之咽喉也

知州廉能在任十二載遠近歸心因不納拜見之禮
責以軍前供給知州既行宿州遂陷

羽書兵馬調西川省署新兼上將權不怕連營幾百里
寇來只要宿州堅

萬騎連雲發蜀都宿州一擲似檣蒲幕僚摺得流星檄
牙帳朝酣睡未蘇

羣盜河南稔禍端此邦城守古來難知州一紀心如水
那得金錢謁上官

宿州知州無一錢官差供給赴軍前軍前未到宿州陷
從此紅巾勢灼天

雲檠長轂輦金繒皓齒青蛾逐日新一夜西風吹漢水
將軍歸去錦城春

謾成口號

余生之歲至元壬辰後立春一日今茲庚子正月十
日戌時春與始生日時適合

初度春生先我辰餘生時日恰逢春十年風雨江南路

猶有先朝白髮人

楊柳枝詞

偶憶丁酉春客自邑中來誦王大初一絕落句云多
情只有城南柳舞盡長條更短條益指失身而事修
飾者戲續之

離宮別館短長亭忘却江南舊日春是處人家種楊柳
往來繫馬解留人

背立東風淺畫眉斷腸烟雨一枝枝隋宮漢苑春無主

莫向江南話別離

移栽楊柳受風多
南畔行人北畔過
若道浮萍是飛絮
好隨流水到官河

舞絮含愁入酒家
何因得近瑣窗紗
春風萬一無拘束
放去錢塘逐落花

即景

似晴却陰陰復晴
曉霜霧雪夜瞻星
天機咫尺開黃道
借與江南鬼火青

惜往日

千金愛女貯蘭房
百寶雕鞍擁驕驍
過眼青春誰是主
燕歸無處說興亡

穀日薄霧食後晴

夢筆生花到枕邊
朝來晴穩荷蒼天
春秋穴異書將徧
準擬今秋大有年

去燕吟

寄聲多謝捲簾恩
花落春陰半掩門
只有當時堂上月

夜深猶照舊巢痕

籬間小花

小小閒花分外紅
野人籬落自春風
江南多少繁華地
盡在寒烟蔓草中

田家

木綿花謝豆莢肥
秋風催換白紵衣
東家女兒浣紗去
西家年少負薪歸

題鷹熊聽澗圖

奇絕鷹熊聽澗圖
眼明畫意近年無
子房借筋旋銷印
此是人間大丈夫

鷹攫熊蹲聽澗聲
貴從巧畫寓深情
李斯書上秦留客
安國謀行漢罷兵

鷹熊聽澗古來難
飛走藏名戲筆端
堪笑陰陵迷失道
當年枉怒沐猴冠

聽澗鷹熊豈是真
畫師托意諷時人
白登圍後知劉敬
遼水兵前憶魏徵

讀天寶雷海清舞馬事有感

劍閣迢迢隔兩京
衣冠相送范陽城
傷心凝碧池頭宴
千載無人傳海清

太液華清汗祿兒
從官千騎競西馳
君恩舊日深如海
賴有銜盃舞馬知

校書

馬糞兒童錦繡裾
專房倡女后妃輿
豈知短褐衡門下
一點寒燈夜校書

漢冠

耐金刀布罷長安露冷銅僊屑玉盤畢竟皇天深有意
赤舄難改漢衣冠

雨中

柳塘分路市橋斜海燕雙飛識故家一月閉門聽夜雨
隔牆落盡碧桃花

劉氏二生從吾兒學赤日中分渠溉枯其意甚
善遂成一絕示之

渠成不使利專秦救旱分流惠及貧一飯秋來應憶汝
艱難相顧幾何人

前詩子勤連和七章或病首句秦字難押援筆
泛及故事不覺其言之長

輸粟常慚晉閉秦艱難稼穡每憐貧溝塍鴈立交通處
汗血駢肩荷鍤人

井田埋沒自先秦雖卓堪憐白屋貧任氏漫多蒼粟甿
王孫一飯更無人

雨似沱江不向秦
老天應念四郊貧
臥聞夜半呼龍起
一滴天瓢活幾人

世上山中幾晉秦
今年却憶去年貧
有時彈缺歌馮劍
誰是江東指廩人

羸馬孤舟遍楚秦
著書憔悴暮年貧
茂陵無復談封禪
淚墮先朝白髮人

黑貂裘弊歎蘇秦
短布寧甘甯戚貧
撫拾泥塗車轍覆
到頭何似漢陰人

縱橫無術效儀秦堪嘆先生一劍貧談到薛文焚券事
方知豪傑異常人

關法雞鳴幸脫秦何如高臥北牕貧種瓜一片青門地
頭白能來有幾人

戰罷長平地入秦邯鄲悄似索居貧定從誰料毛生出
羞殺同行十九人

五羊皮賤恥干秦自在披裘帶索貧談笑七雄爭戰地
乾坤自古有閑人

拋却千金不帝秦魯連懷寶豈為貧網常獨振東周末
海內應無第二人

山東賓客競投秦枉向商於守賤貧後日子房安漢策
相逢竟少采芝人

不將奇計試強秦一介狂生衣褐貧馬上忽忽談六國
何如來就種瓜人

黃金散盡務強秦寧計咸陽府藏貧六國暗投離間網
奔馳談笑合從人

富國強兵善用秦故將子贄抑家貧山東十五年無事
盡是偷安醉夢人

投筆當年論過秦賈生豈料謫居貧非關絳灌輕相棄
自是才高反累人

空自美新更劇秦子雲竟守一區貧草玄可惜無良友
說與他年蹈海人

法立商君始變秦本期盡活世間貧惜無麟趾闕睢意
萬古流傳一罪人

辛苦兼并百二秦後無蓬顆葬侷貧可憐曲阜東家叟
今日猶存守家人

天醉山河却賜秦六奇藏在席門貧古來萬事無能測
抵羨商山四老人

臨淮百萬蹶堅秦一擲無論儋石貧何似柴桑松菊裏
逍遙彭澤退歸人

漢中決策定三秦本自淮陰寄食貧除却當年蕭相國
相逢未許說知人

肥瘠何須問越秦紛紛北富與南貧空花過眼無能識
輸與嚴灘把釣人

杜門公子起謀秦十五商於一旦貧可惜論囚臨渭者
扁舟未識五湖人

石初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石初集卷六

元 周霆震撰

序

吉水州新城序送都事諤卜都拉

兵興連年生靈塗炭日甚相國陳公之定江西也專以
愛民為心便民之政靡不脩舉故公治洪而洪城增徙
九江而九江之城建凡以為民也樞密熊公以相國腹
心之寄分治五郡城池之益廣與崇方事不煩而民益

附吉水屬邑水陸來往之衝民無以為固樞密按圖度地曰吾職也都事吳某其往城之經始季秋畢以良月春秋傳火見致用水正而裁之義蓋脗合焉高卑厚薄溝洫土方遠邇事期徒庸財用各適其宜開一郡之壯觀於下流隱然方城漢水之勢於是邑之垂髻戴白脫乎鋒鏑之懼投諸衽席之安都事之心樞密之心也樞密之心相國之心也傳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都事是役克其惻怛慈惠由樞

密以達于相國同一愛民之心佚道也生道也其可忘
耶按樞密之鎮是邦視民如子都事實左右之其律已
廉介論建不阿遇事明決數從征伐出奇計活人死地
所至有聲吉水版築之餘一新州治興學校復流徙宿
弊盡蠲皆深識大體郡邑賢者美其事屬予序之予索
居日久何能重輕然樂道人之善遂執筆不辭

送劉弘畧遠遊序

余昔未壯時見士之懷才抱藝有志四方白首而未遂

者徃徃悲歌慷慨悵然負其平生不勝徃日之悔故凡後進之彥邂逅相遇必勉之以不可不出出之不可後時又必申其平生悔恨之意而願望之若已事之不可緩間亦為余上下極論余方盛氣自許以為宇宙分內何事不可為在所建立耳何至是耶回首三十年風霜百態心事落落老已先之雖伏櫪千里此志尚存而聞雞起舞之狂不為世故消磨者無幾矣夫然後知其人志為可感也余友劉弘畧淵源家學有志盛年疏通

不羣竒氣橫出所至無不欣慕願交一日別余遠役將
極泰山黃河之高深以發舒胸中所蘊余聞而壯之於
是取昔之人有志未遂而以告余者與余之不能自拔
低徊以至於今者反覆陳之以為弘畧助弘畧其勉之
矣吾鄉固多出者而鮮以儒術聞計其足跡所經殆將
遍天下至于山川形勝人物氣概古今壯觀名賢志士
之所從出則茫然孰何豈為不暇問就使能問亦不及
知徒追逐妄走而已果若此復何以出為哉吾固謂出

者之未必賢賢者之不能出使人每致恨於事會之難
齊也今弘畧挾儒術以往周流博覽登高能賦鄒魯之
絃歌揖遜燕趙之慕義彊仁舉足以充其耳目無歎老
嗟衰之意有青雲自致之資將之以慎密達之以優柔
豈無傾蓋而指廩者乎豈無別東家而西家待贖者乎
又豈無握手出肺肝相視恨相見之晚者乎固不待決
之著龜而遇可必也雖然吾所願於弘畧者猶有說焉
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人事親愛日遊必有

方良有也以子之才得天下之士而友之顧盼間乘
堅驅良如持左契相符不翅過尚母曰何所獨無芳草
其必有方之義愛日之誠為心是則遊之善者而吾所
為深致意也弘畧念之

美永豐縣尉周誠甫詩序

往年羣盜縱橫馬將軍持郡檄領兵吾里控制安成永
新之衝時則周君誠甫以佐州長收復城池功擢巡檢
實左右之幕府初開寇鋒再折士各懷才自負誠甫妙

年善騎射膽氣過人潛身衆中未嘗與行伍較優劣一日戰汶西石門寇酋挺刃突出引弓仆之轉而前仆者奮起擊馬後回轡斬首躍馬復進手斃十餘人追奔數里寇披靡不能支比還甲裳皆赤馬公曰壯哉良將也自是每出必俱賊望旗引避事聞監郡辟永豐尉後值馬公他出誠甫留南從容矢石間恒以少擊衆幾死者數終不少貶其初雖餘孽未殲然相戒不敢輕犯自癸巳夏迄乙未冬吾里閭閻畝畝父母兄弟妻子得相保

者皆馬公所賜而誠甫之用力尤多余初未識誠甫意
所交燕趙豪俠酒酣呼鷹射鴈叱咤風生視吾輩土苴
爾送客吳子剛門外一揖得之開口談詩粹然退讓君
子也然後知向之慷慨激烈出萬死不顧一生皆理義
所發夫惟有得於理義故知綱常大義不可渝彼嗜利
偷生者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諸賢相與歌詠其美俾予
序之若誠甫從事之勤自當見知於上余賤且老何足
以盡誠甫哉雖然觀風者必有取焉或足為方來勸遂

執筆不辭

張梅間詩序

余昔以詩文謁桂隱劉先生時張君梅間出其門年甚少已工吟詠尤善行草書意氣相期若古燕趙悲歌慷慨何事不可為喪亂重逢劉先生沒已久余與張君亦俱老矣獨吟思未落展卷求評余何足以知君余僅守故步何足以知君然有感焉近時談者尚異糠粃前聞或冠以虞邵菴之序而名唐音有所謂始音正音遺響

者孟郊賈島姚合李賀諸家悉在所黜或托范德機之名選少陵集止取三百十一篇以求合於夫子刪詩之數一唱羣和梓本散行賢不肖靡然師宗以為聖人復起殆不可易余何人也而敢與之言哉因君善鳴觸我浩歎夫詩樂也發於情也情之類有七隨其所發而形於言故感人易入而入人深曷嘗布置先後若律令條格秩然不可易哉考之三百篇是矣今之談者徃徃承訛踵謬轉相迷惑沒溺而不自知吁其可駭也夫其亦

重可悲也夫君之作出入諸名家浩蕩如潮磊落如星如車馬風帆翕忽變化時或抑揚反覆又若山陽之笛倚風獨奏聞者自不能為懷而一以平易出之瀏瀏乎其有遺音佳處雖古人不讓由其情性超越識趣開朗故屹立衆楚不變其夙心余交君數十年涉難幸無恙君思致不倦益工余愧君多矣獨恨不得復起劉先生取正以祛前所陳者之惑而使後人聞之君之作異日必傳固不待余評也

贈曾億韶州省父序

予友彭貫思少負磊落倜儻之資往來公卿貴人如布衣交持耿耿遊四方所至恒必有合頃歲客嶺海遭亂淹留妻子甘貧故廬道遠消息絕相傳或異浮沉竟莫知去歲之春其鄉變起肘腋家殲焉長子曾億適婦氏幸脫焚然不顧萬死奮起復讐雖未盡如意然聞者莫不壯之貫思去時曾億年纔十二今二十有五齡矣間關變故志趣益堅會音書韶南來父蹈危機無恙急附

舟西上謁馬行有日別余求贈言余感其父子懸隔千里曠歲時涉難不死相見且有日蘊蓄憤惋以俟宇內之清天於善人未必無意也山川悠遠舉足荆榛慎無以千鈞一髮之身行殆道曲江公邑里再拜披心孝子與忠臣類也其必有以相子彭氏未艾之福將由此卜之

邑掾劉以輔廉能序

自兩漢盛時列郡多良二千石然必資賢掾以左右之

張敞以掾不按事而致之法吳祐謂觀過知仁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蓋守令治郡縣凡事總其大綱至於斟酌進退別淑慝決嫌疑絕壅蔽使閭里無歎息愁恨之聲掾之所係為尤重任是職者夫豈易哉數十年來貪冒相承其痛有不忍言者新朝更化守令之選得人居多掾吏互遷宿弊斯革東平劉君以輔因父吏瑞金家焉掾于顛素以廉能著聲稱於是由顛調廬陵廬陵劇縣也臨以大府治當驛途簿書期會日不暇給達官貴

人之迎送相接於風雨寒暑而不敢告勞懷姦挾詐之徒又相與投間抵隙以攻其短前後至者鮮不病焉以輔精白一心勤勞朝夕縣令又賢而明聲應氣求雍容一堂之上事至立決如燭照數計造庭累千百無留滯必恢恢乎恒有餘地縣豈真難治哉乏廉能爾余嘗即耳目睹記守令之稱職者徃徃有之察諸掾曹某也厚其資某也巧於進某也以事去某也不能託賴其後人欲求剛直奉公不撓不變如劉君以輔之為甚不多見

也以輔勉乎哉恤凋瘵之餘推惻隱之實行見農桑被
野雞犬相聞禮樂教化興起於安居樂業之中孰非君
之賜由縣而州由州而府而省憲青紫拾芥列位縉紳
其進未可量也又豈廬陵止哉吾固願見在庭有同志
者幸以是告之

劉能翁入蜀省父序

蜀於天下為至險凡山川風氣水陸所經固不待身親
其間槩可識矣然地大物衆百貨所都四方咸走集焉

近年遊宦往來無不得意大率視如康莊吾安成柘溪
往者特盛往而挾所長公卿間買田築室若將老焉則
清叔其最於是二十有八年矣方清叔往遊時能翁甫
九歲出入起居母訓是式年十六即慨然念父不憚數
千里致其迎養之誠諸公貴人之愛清叔者方膠固莫
解俾其母子俱來能翁歸母不可往溫清之恭兩不容
釋乃間歲一造父所期以必歸俯仰二十年視其志如
一日今年春予來溪上始識能翁聽其言不覺前席又

聞旦夕再往求一言自勗庶幾慰悅其親昔天長朱壽昌七年知念母求之五十年上下四方流離險阻同州之遇壽昌亦已老矣能翁年富志確人事盡而天理自見將見綵服回車父前子後指某丘某水之遊釣道故舊而歎樂親戚在焉墳墓在焉夫妻子母之屬父祖子孫之慶雍穆一堂鄉人歎息而言曰是母之賢也始終一節及其子之有成是子之孝也數千里往復頻年竟得以遂其志是父之慈也不必久客思故鄉於異日而

悠然江山吾土之懷此風俗之勵也不知壽昌當日毋
子之歡還及此否蜀士大夫多賢者試以余言質之其
亦有不待言而勉清叔以歸者乎詩云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能翁有焉邑之士凡久於蜀
者其亦為予誦太白之語箴之曰錦城雖樂不如還家

劉遂志詩序

詩自虞廷賡歌以至風雅頌皆本性情故其為言易知
而感人易入興觀羣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漢世去古

未遠若東都賦後五篇及蘇李相贈答與夫十九首之作往往平易近情義味淵永讀之者悠然有契於心魏晉以降變而辭游氣卑而聲促唐初始革其敝至開元而極盛李杜外又各自成家宋世雖不及唐然半山東坡諸大篇蒼古慷慨激發頓挫抑揚直與太白少陵相上下後來作者其能彷彿之邪近年風氣益漓士習好異妄庸輩剽聞先進一二語遂謂宋詩舉不足觀棄去之惟恐不遠專務直致傲然自列於唐人後生小子爭

慕效之相率以歸於淺陋詩之道固若是乎哉友人劉
遂志自幼嗜吟頗不為流俗所變往年同客城西雅相
好不幸死亂兵間其季子孚從余遊一日出所編遺稿
余欣然讀之愛其情事真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
纖芥凝滯時出警語他人苦思所不能得意處尤在七
言長句旁搜遠取浩乎沛然胸中之耿耿將盡吐而襟
陳之不少厭彼溺志他岐肆為誇誕者又孰得而涯涘
哉因念平生交遊亂來零落殆盡故家文獻求千百之

一二於其子若孫茫然不知所對或因以見踈而反獲
戾焉世道之可感如此若遂志可謂有子矣惜卷中盡
載酬荅自著者罕有聞為可恨耳孚之兄升好學警敏
凜乎乃父之作之散亡勉旃詩之傳其在此也

送李仲弘再往西安序

李氏子仲弘昔從余學性警敏少所屈下卓犖不可羈
兵興以來慨然出身行陣族賴以完海內平督府調發
從主帥濮公鎮西安當西上未趣裝時鄉人少忿爭事

達於府去後獄詞連延府檄徵就辦事畢復西親友之
能文辭者集歌詩以贈匆匆來別求叙卷端余交其祖
子孫凡四世間里干戈之後半為丘墟是宗屹立其間
如龍驤泛海雲濤出沒竟抵安流如駿馬決隄按轡羊
腸九折徐就康莊仲弘一再西行壯歲盛氣無漁陽摻
搗之歎有新豐呼酒之豪回視故鄉前人之澤遠矣勉
旃此去毋易視同列或起禍端毋忽老成之言恐貽後
悔毋惑邪佞而侵以驕奢毋為權勢所臨而失其所守

小心事上御下以恩鞍馬弓刀固屬分內暇稍親簡策
足以開發其聰明應接無失親年喜懼子能受書間歲
一到家鄉以慰荅迺翁扶持嗣續不墜家聲丈夫不必
局促效轅下駒故應爾也關中多漢唐碑刻搜求一二
寄我乃見不忘歲在著雍敦牂孟春之月石初周靈震
書

晏彥文詩序

晏氏子彥文幼穎悟有志世味泊如稍長即留意筆墨

間出遇里巷兒童每羞與伍通家多一時知名士侍立
忘疲余留城西迺翁梅間遣其來學與之講析經義欣
然會心觸類而通時有啓人意者於詩尤感發故酷嗜

吟闕

余亦器之勗其勉力勿怠庶進境以底

于成癸卯春顛沛風塵東西奔竄漫不知存否何如乙
巳余客橫溪來拜館下意此道必廢試叩之猶前日之
彥文也出所作袖中疊疊焉律詩首尾春容規制平安
選體跋涉上下有情七言古句收攬鋪張浩蕩不乏已

極可愛但律詩意次沈著馴習尚多激昂處絕少選體
當令語近意遠涵泳優游自然有得長篇氣骨不可少
中間轉換要須突兀起伏變化前後照應使有歸宿方
是本色只滔滔寫去多亦奚為大抵古人之作雖若甚
平然托興微婉反覆求之方見其不可及若曰辭而已
矣豈足言詩從遊諸生自信莫若吾子迺翁四十年知
已吾子慎思之吾所望於方來未止此

石初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石初集卷七

元 周霆震 撰

記

義兵萬戶馬哈瑪爾安塘生祠記

國家承平百年東南武備寢弛盜發徐穎扼荆襄上流
斬黃乘勢連結掩吾郡之不備賴守臣盡力城以克復
而妖孽所染不可勝誅雖廬井細民涵濡至治之澤不
知自愛故兇徒揚煽其說甘心沒溺不辭亦由分兵四

出者不能體念牧守意或反為富貴之資重以吏習舞
文其弊有不忍言者求如今義兵萬戶馬瑄爾公致遠
撫士恤民盡心報國始終不渝者蓋不多見也按公之
先自西域徙京師宦遊四方子孫益盛致遠侍親杭浙
以陰補官勅授廬陵井岡巡檢職在察姦求盜而所至
書策自隨深有意濂洛之學事上接下一於溫厚和平
至綱常大義所關則正色凜然不可毫髮忤臨危涉險
慷慨出萬死如履坦途蓋由詩書講貫之餘有以察夫

天理民彝而此心之涵養有素也粵自壬辰討賊奉府檄東西馳捕南嶺備烏東招集廬陵安成諸鄉復臨江新喻州治出永新馮橋吉水白茅黃源瀘江江口鏖戰大坑移鎮龍泉西昌前後斬捕首虜上功幕府具存監郡忠憲公尼雅斯控鼎多其能辟安成判官申省授廬陵監縣權烏登萬戶府事五年之間芟夷平定生死肉骨者皆是而廬陵視公如父母受賜獨多感恩之深又未有近羣盜往來出沒而無險可恃如永福之安塘者癸

已九月寇自永新踰嶺掠玉山火淡江距安塘十里耳
公率衆追擊破走之民賴以安乙未十一月袁寇據安
成者驅土人大出掩南里越三舍包歷村下牢蹤火數
十里民扶老攜幼顛踣相藉晝夜雪霜中公按據安塘
連戰大捷寇退保城而其黨分據永豐者復熾丙申正
月晨壓敖城所過無不殘毀火及羅興塘官軍相顧引
却人人自危公星馳赴援提步卒三十人進與賊遇賊
躍馬奮戟抵公胄公斬以徇取其馬而還明日整兵復

出生擒偽帥周昇奪馬三疋又明日官軍四集焚其營
巢拔良民之陷賊者慰撫之餘衆遁去安塘無毫髮遺
失叢爾僻地煩公屢犯鋒鏑如枯荻朽質絕望歲晏一
旦而春德澤之在人心為何如也今其江山登望之美
人物邑居之繁何莫非公所賜於是里之父老相率立
祠江許以繫其思若召南甘棠之詩西都循吏之傳張
益州畫像之彷彿其平生衣冠狀貌有不自知其然而
然者雖公之德業聞望不繫祠之有無然人情感慕之

誠則必因祠以著而或者猶有慊焉蓋公之心無愧於
古人公之才豈不如古人而吏議常以資名聲壅於上
聞僅省府一二辟除止使得專一郡以究其所蘊詎可
量哉予故深歎夫一世之屈伸而重為人才惜第公論
時出於山巔水涯足以備太史氏之缺且使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者見之其顛或有泚焉則此祠之建於名教
未必無小補也是鄉人士求記本末予不敢終辭且復
託於詩他日使車往來俾歌以為公壽

繫皇穹兮子民閔下土兮覆以仁殆先事兮毓才俾乘
運兮禦患留吁嗟我公兮曷為此來公桓桓兮以武射
則臧兮有翩其馬碧雲旗兮煥朝日耕市弗遷兮貔貅
用律我民匪公兮將疇依飢食渴飲兮寒而衣春山沐
雨兮笋蕨以肥秋野日晏兮雞豚忘歸何土兮可樂此
獨全兮屹如昨祝公壽康兮位朝端干戈遄戢兮海宇
奠安民心孔懷兮奔走祠下歲歲兮式歌且舞

石門八景記

古今山川名物隱顯萬殊表彰於名下勝士者不一二而埋沒於樵人牧豎恒千百每讀蘇老泉木假山記未嘗不掩卷悵然汶之石門阡陌平曠泉流分注山色遠近與人煙低昂有武夷盤谷之意中具八景東則桃源春日僧院曉鐘南則馬峯白雲勾嶺瀑布西則密賽喬松西山雪霽北則隔山樵唱北嶺早梅岡坂連延前後起伏或博采幽曠或追慕古昔名狀之勝見聞相傳獨所謂馬峯白雲歸乎特起彷彿狄懷英河陽之思里士

王子琛冒犯干戈殞葬其母凡三遷然後安於此八景之名始彰以予先世交游徵記余昔弱冠王先生禮聘俾二孫執經先生宋大學諸生字鼎翁居汶西偏事母以孝聞梅邊則肥遁之號子琛其族孫也安成南來豪右鼎峙王氏財產甲諸族其知名縉紳則以梅邊之孝富盛不與焉梅邊凝峻端方士類取則一語中理雖年少必極口獎稱稍越準繩雖鄉邦達尊亦面折不假借賓客滿座無或敢輕出言子琛之曾大父斯賢兄弟冠

帶侍側承平文物如彥方之廬庾氏城西公府薰而善者凡幾人世改運遷干戈所歷向之華堂甲第落而為墟汶屹立其中賴一二才俊相與扶持依然冠屨之舊於是梅邊孝友餘風漸漬沈涵去他族遠矣子琛又能繼前人之志其示不忘宜矣蓋嘗究觀宇內山水佳處皆扶輿清淑之所融結鍾是氣之秀者必以其有人夫然後足以俊發地靈之祕記勝跡而垂無窮峴首之碑無羊叔子則安能使千載墮淚浯溪之石無元次山則

歌誦止乎當時渭陽之作記載於國風以康公念母不見上虞之文稱述於魏武以曹娥求父殞身陟岵陟屺所以紀孝子行役瞻望父母之思否則此爾岵爾參錯丘陵原隰過而覽者誰復動心凱風蓼莪所以致生我劬勞莫慰母心之感否則草木榮華忽焉變滅爰有寒泉昊天罔極之恨曷自而至哉汝在城南居上游而都要會衣冠文士之所走集非梅邊孝行純篤未必名揚四方石門八景之勝闕於昔而顯於今非子琛葬母盡

誠曷足以紹梅邊而無忤人之善因物而著物之美藉人而傳初不足以大小高卑異視而孝友一念所以貫金石而不朽也余交王氏之初在賓客中齒最少今年八十有一廢興存亡之何所弗有復見王先生孝友餘風被及族孫何其幸邪而可感矣故畧叙本末勗其後人若鋪張秘思妍辭發揮八景則屬之能賦諸賢余未暇悉

張梅間雲林環堵記

老友張梅間辟地潯源結廬雲峯之下翳然水竹居者
禠耕一翁逍遙三子環侍玩漁樵之爭席狎童稚之牽
衣放乎其間意若甚自足者自號雲林環堵徵一言識
之余撫案三歎曰今之梅間猶昔之梅間與當其在承
平也自少為佳子弟名譽流縉紳間談言折衝遇事慷
慨有古燕趙之風一時名公卿皆欲出其門下跋涉廣
海與臺憲諸俊頡頏誓將攬轡京華泰山黃河如指諸
掌其暇顧深山野人哉蒹葭霜露之餘而止於此回視

初心其不大相遠邪雖然塵生中原干戈二十餘年他日名都要地甲觀華堂羅鍾鼓立曲旃負恃專房逢迎接席廐馬委芻粟僮僕厭膏粱豈知人間世之有來日哉而瞬息之間飄風所遇悉化為墟顛踣東西望斜逕托足以苟須臾且不敢必以彼較此得失何如邪或者又以求田問舍槩言之亦非也惟知道之君子始可與言吾因是深思陟其所造則咫尺雪峯非有桂林梅關山水之竒度其所闢則容膝環堵非有承平甲觀華堂

之美問其所居則漁樵童稚相爾汝又非憲府英才倡
酌詩酒之樂其迹誠若遠乎初心其趣則遯世高蹈者
自有得於言意之表抑斯趣也常情所未易知而足以
使人洞悟今有人焉以環堵而舍於四通八達之衢高
車駟馬固弗視也下至負薪之子賣菜之傭掉臂而過
亦嘗有回顧者歟甚則羣童欺無力抱茅入竹者有之
矣其不與土苴同腐幾希以雲林而施繡闥雕甍則夜
鶴曉猿有所不屑舉相率而避逃山靈有知必將粦然

懷怒棄之惟懼弗速而况得以污其名乎是故惟雲林
可以安環堵而都邑之雄富不與焉環堵可以託雲林
而臺榭之侈靡不與焉茫洋窮乎兩間寶藏之興肇乎
卷石千駟萬鍾弗與易也雲林已乎哉夫然後知寓形
兩間邂逅默契之深趣必俟知道君子而屬之非雲林
不足以遂環堵之高非環堵不足以都雲林之美斯林
斯堵秘於昔而闡於今天下之奇遇也一或差池胥失
之矣樂哉處此玩出岫無心之詞充歲寒松栢之守慕

耕桑而追五柳焉有不足者乎於是梅間作而謝曰受賜多矣遂為記

漁樵別墅記

漁樵別墅者劉氏子孟謙奉親燕休之所也日以其父敬心之命屬予記之予謂孟謙奉親人間至樂清溫甘旨焉往而不得盡吾情獨有取於漁樵何也孟謙感然變色曰噫此豈其所意乎吾氏自長沙來世居荆溪之上國子博士盤溪遊西山文忠公之門所交多一時卿

相信國文公尤敬慕焉詩書福澤比賴後人遠矣不幸
兵厄先廬遺構百一僅存迺集山中數椽扁荆溪樵逸
溪之隙宇扁玉溪釣隱合而名之曰漁樵別墅於此奉
親讀書一日得以盡其菽水之歡亦平生之志願姑以
自釋云爾甚非予之初意也先生桑梓世契故敢竊有
請焉其勿多遜予乃躍而起曰幸哉故人之有子也干
戈徧海內于茲十年千金膏梁往往不免束縛以歸山
岡樂羊忍中山之羹王裒誓西向之坐衆暴寡智欺愚

何所不有朱門大第莽為丘墟求麥飯一盂以洒寒食者鮮矣於斯時也乃能脫屣風塵之表稅駕山水之間撫童子之釣遊慨前人之種植與老翁稚子來往風晨月夕歲時伏臆館授來歸唯諾庭闈自相師友地爐楮拙風雪閉門無蔡州夜半之慮秋風鱸膾澹泊自安無東門牽犬之悲此漁樵所以為得宜吾子之深有取也推是心以往則負米百里轉客行傭奚必多遜古人將使其親陶然一丘一壑筆牀茶竈葛巾鹿裘寄邪許於

嚶鳴襟吾伊於欵乃侶魚鰕友麋鹿山間明月江上清
風相與為無盡藏仁義之美施於令聞又豈待芻豢之
悅口文繡之被身然後謂之能養哉不知者惟徇其名
知之者則見其登山而采玉不知者徒泥其跡知之者
則見其入水而求珠漁樵云乎哉於是進於道矣第不
知會稽之綬渭水之車富貴逼人禮羅交致亦思所以
早見而預待之乎子歸試從迺翁質之尚分我半席

心泉記

去郡三十里有泉泓澄回抱林麓乃王步秀氣所鍾居
是間者存心蕭氏蕭氏為里著姓存心雅好文家庭雍
睦二兒英英長宗禮次宗玄幹盪用譽迺翁俯仰世變
標致自如晚益和易心之所玩無適而非泉遂以心泉
扁燕休之所屬予記之予笑曰心出入無時泉在山則
清出山則濁金玉綺繡可玩者衆矣而獨有取於泉此
何心哉曰噫吾宗盛時東西花竹連陰亭館清邃觴詠
無虛日玩好之物不一而足亂來人物俱盡僅留斯泉

與童子無異白髮照影悠然今昔之思於是泊與澹相
遭脗合無間此心冷然泉之清也此心湛然泉之鑑也
泉之冽吾心之潔泉之幽吾心之休感於心者與泉流
通遇於泉者與心融貫心即泉也泉即心也夫何出入
清濁之有予聞而善之請推本以申其說粵自鴻濛肇
判高下散殊人身雖微然心之虛靈有以通千載之前
攝三才之蘊水性本下然泉之為物湧出懸崖峭壁而
瀉於千仞之巔蓋人為萬物之靈而心者其主乃天理

所會水居五行之首而泉者其本乃天一之初由是言之心者人之天也泉者水之天也得於心寓之於泉殆人而天矣易蒙卦象傳云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孟子以源泉有本啟之夫所謂果行育德所謂有本皆指心而言聖賢豈欺我哉則存心之義有取於泉也尚矣誠能於此既有本以涵養馴致於果行育德使方寸充滿浩乎日夜之所息旦晝不得以楛亡猶泉之本源瑩徹畜而陂池注而江海泥沙

不得以相混也彼形勢聲色斃而後已譬諸坎井污瀆
甘心沒溺惡足以窺涯涘哉

闕

文忠天慶觀乳

泉賦至汲者未動夜氣方歸愛其深達華池妙理默探
造化之端倪此心泉之說也知之者蓋鮮矣邂逅出此
得全於天清風自來明月時至煮茶留客歌濯纓其上
予雖老尚能聽之

中和堂記

安成自通真子顯于宋氏多名醫城南尤著者列郡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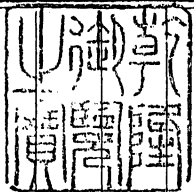
司太守交章羅致雲萍錄具有考焉今浮梁津友蘭氏
又城南流派之屈指者世襲篤厚顏堂中和過余質其
義傳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無所偏倚
故謂之中無所乖戾故謂之和醫之取義最為切近蓋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中和以性情言人之有生同稟天
地五行其感疾也亦由陰陽五行陰陽五行豈在性情
之外哉善醫論病必推其所感大陽少陽陽明大陰少
陰厥陰支分派別不使少有偏倚即傳之所謂中也其

治病也必察其表裏虛實何者當補何者當瀉不致少
有乖戾即傳之所謂和也然必先知明已心恒不失其性
情之正然後施以活人則端本澄源自然中節非深造
乎道不能也而昧者徃徃易視之友蘭家學淵源殆深
有見乎此其所由來遠矣余昔承平時客澗西彭氏十
載彭劉東西家悉其父志翁為人恂恂焉不事表襮清
儉自持進退周旋雍容謙遜澹泊安分所至爭迎平生
未嘗議論人長短治家嚴整子弟小有過失必加捶辱

雖對賓客不少恕負販賤微每極優容感悅贊歎之聲
載途坐閱聲華玩世韜晦浮沈閭里間無毫髮幾微形
於顏面始終不移即其行事何莫非中和發見豈獨醫
哉吾嘗謂志翁厚種而未食其報天意似不可知壬辰
以來天下鼎沸向之朱門大第莽為丘墟友蘭屹立其
間弟兄子侄俱不在人下四方邀請旁午駢肩累迹雪
霜風雨昏莫叩門即奔往赴之了無德色時時衝冒鋒
鏑暴橫之輩舉不敢相加送迎恐後由是所至無留礙

益廣其施田廬恢拓過其父百倍然後知積之深者其發也必弘志翁之天於是乎定斯堂斯義蓋友蘭能以志翁之心為心故名實相似光振前後愈熾而愈昌子孫登斯堂者又能以友蘭之心為心聿追厥祖勿矜勿怠勿以貧富異心勿懷小忿而自相殘害則斯堂斯美彌久而彌固矣彼要利欺心慘酷自斷陰陽經絡昧於脈虛實補瀉逆其施草芥視人橫行鄉曲亦嘗升斯堂而間所謂中和者歟較之友蘭何啻霄壤虫虫之氓委命

東手莫措一辭而其人自以為得忍哉永新刊德翁嘗
言吾父以精藝名鄉邑恒恐藥誤傷人夕必焚香祝天
乞祛蒙蔽後值北兵討叛脫死屠城終于牖下世業相
傳廬陵某氏稍聰明知讀書負才壓同輩凡危急請名
無問親疎遠近必厚賄乃就責備多端中人之家不敢
屈致年五十二子孫寂無聞焉於斯二者一勸一懲中
和餘慶其未涯也友蘭離席謝曰先生之賜多矣請書
以勗後人遂為記



石初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初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鈺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袁瑩

謄錄監生臣劉本立

欽定四庫全書

石初集卷八

元 周霆震 撰

志

戴氏濟美志

至正壬辰紅巾寇起官弗能致討反因之以流毒于民
上下相蒙列城繼踵淪沒郡人戴大賓提千百之衆扼
龍泉要衝與賊相持連歲衆寡不敵竟沒于兵兄子華
明繼之而無投足之地矣遂脫身獨去道廣踰閩間闕

航海走京師萬里伏闕上書歷詆時政語頗侵東宮執政為之失色蓋舉朝以言為諱危在旦夕無人敢出口華明不顧萬死直犯龍顏事雖寢亦奇矣由是淹留輦下思顯其叔父之夙心事間太常錫忠靖贛守陳子山為之銘國破南歸訪余溪上極論京城喪敗之由尚流涕嗚咽不能平如伏殿階日士不當如是邪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余嘗反覆致亂之本在於官邪而寵賂章賞罰失宜姦巧得志故凡尸位

承平惟務豐其子女玉帛君臣大義曾不經心一旦盜賊臨之望風迎拜獻妻納女忍恥乞憐猶以智術誇人死不知悔是皆天理絕滅人欲橫流所由來者漸矣於此有人焉奮布衣提三尺百戰死寇餘忠被其兄子國危如綫尚求表章之跋涉南北竟得所願蓋廬陵忠節之流風餘韻感人也深故綱淪法斲縉紳掃地之餘天理發見於草莽自然而不可泯吾於是得三人焉章立賢盡室投江死蕭彞翁一再赴學宮并死戴大賓就死

得所皆儒者也立賢彛翁死城陷之日或為立傳或為
文祭之凜凜在人耳目大賓率千百疲散過萬寇之勢
於方張微華明野草同腐矣華明抱孤憤萬里不死甫
畝南歸叔父之忠賴以不泯殆天意也昔韓文公送董
生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猶恐風俗移易今異於古
華明展轉涉難厭見蟲沙毅然不受變於俗難矣哉天
固存之以扶植廬陵之忠節而昭示來者於無窮也華
明勗哉余生長承平苟全亂世杜門養拙二十年名不

掛投贈卷中多華明之義之足以得天故錄大槩俾廬陵為士者聞之他日太史氏有取焉或可為天下勸

石初志

周氏自吳將軍建功赤壁子孫散在江東派安成者石門田西始著五世從祖諱因字孟覺登宋紹興辛未進士第益國周文忠公同榜文忠公久相位未嘗一造其門奏疏讓居翰林不就終邵州別駕文忠誌墓其後族蕃地隘分適四方高祖轉徙來南勤力為生曾祖貲用豐

給有餘悉以周貧乏再世朴厚相承先親奮起輩流篤志苦學務發身場屋卓然不移遭值宋亡浮沈遁迹教授廬陵永新間學者稱復齋先生皓首甘貧持綸鯁挺事有弗可雖衆所禮貌肺腑至親必面折不少貸後輩率嚴憚之然無藏怒宿怨故遠近咸服其公義理研窮老而不倦壽七十八終于家某賦性疎愚孤介自信生平不能害物寄跡婦氏庸愚徃徃肆侮輒笑而受之室無宿舂晏如也出處隨分裹足時貴之門前聞人頗與

其直亂離屢蹈白刃迄無毫髮損若默佑之者雖刻日
定期不有如是之審天理發見至危難而益明夙夜操
持恒恐失墜他宗烜赫相繼陸沈不可偃數而吾以挾
策獨存斗室扁以石初石門吾初也王粲荊州之賦賈
島桑乾之詩楚鍾儀之樂操南音齊太公之五世反葬
夢寐往來于懷時異事殊貧賤奔走兒孫生長不知桑
梓為何如侵尋暮年悔已無及署此斗室以志水木本
源庶幾出入起居飲食坐卧如石門在目以發情而抒

情也宇宙俯仰參差萬端國書直而史臣殊則幽七月
之詩可無作子裾絕而毋思割則李令伯之表不必陳
錯父悼東海之歸廣孫蒙隴西之恥長卿封禪之議空
留於身後朱序故鄉之語不發於生前於是初之可憾
衆矣豈若一間茆屋而祭者之為愈乎後之人勤力詩
書嗣守弗替吾固深有望焉而不敢必抑石門之載地
志郡城龍脈所從起匪特吾氏之初乃郡城之初也故
又謂之城門父老相傳益國公罷相來過見堂宇湫隘

親書門帖授別駕云于公之門宜高畢萬之後必大幼
從先親展省習聞其說故特以示後人

銘

正心堂銘

并序

親友劉楚南兄弟作堂東穎之上扁曰正心朝夕循
省來徵銘石西子初周靈震為之銘曰

心體至微欲動情勝覺者約之乃歸於正是心之靈造
化胚胎本真不昧衆理兼該三才精蘊具方寸內俄頃

之知通乎千載凝冰焦火淵淪天飛變化倏然莫測其
機勿謂寂然死灰槁木跬步恩讐雲翻雨覆忿懣好樂
勃窣以興恐懼憂患起而相承蔽陷離窮繆迷展轉反
而求之初未嘗遠方其縱肆出入無時鈇鋒悍馬晝夜
交馳及其斂藏澄淵止水衡鑑在焉自無斜倚聲色臭
味玩好珍竒紛至迭出卓然不移有美伯仲休于吉祥
仁由穀種春意滿腔不險不夷居易俟命傳之子孫必
有餘慶

暘谷丹室銘 并序

羅君朝陽謙謹好學少有能詩聲雅為士流所敬愛
遭世險阨閔陰陽寒暑之失序斯人呼吸疵癘不能
自存慨然修其世業若安期生壺公之為者藏丹於
室暘谷其名厚哉朝陽天地生物之心也是心也在
天為元在人為仁於時為春春者四時生物之始而
暘谷又一日之春也以心之仁體天之元驗四時生
物之始而發揮乎一日之春斯其為丹室也大矣是

金史卷八
卷八
宜銘銘曰

坎離妙用虎降龍升是為鉛汞九轉丹成達人內觀道
進於技惻隱滿腔物我兼濟有美逸士爰世其家盎然
一室玉札丹砂暘谷肇名於昭秘旨乾以一元而為物
始庶札瘥者如夕達晨厥施斯溥與物為春猗嗟斯人
喪亂羈縶展轉中宵萬感交集陰陽後日知復何如匪
寐伊寤恒焉長吁海色東升丹霞射牖載瞻彼蒼拜手
稽首丹室之我視此弗違哀哉憔悴匪陽不晞寅賓嶠

夷容光奚擇谷云乎哉蒼生命脈虛生白室熒熒其光
降福孔偕集於休祥斯詠斯陶介我春酒俾壽俾臧克
昌厥後

琴隱銘 并序

黃冠冲和師姓顏氏以善琴行四方曰琴隱者托也
兵革甫定求至音於焦爨之餘蓋極少矣石初周
震聞之跼然而喜遂為之銘曰

海風吹萬天其譜歟世無人收土之不如伯牙鍾期古

今竒遇未習安絃焉知其趣冲和道士若世外來寓名
琴隱豈真隱哉冷然鼓之天趣遠引遺音蓬萊妙處自
領南薰解慍垂拱巖廊單父之化治不下堂聖賢養心
所貴及物被之絲桐可以觀德歷曠大劫孰為伶倫聲
多殺伐絕唱陽春凡此從游異於疇昔宜奏和平變其
氣質絃次風雅廣推此心仁民愛物成治世音教化所
關豈云小補毋曰退藏為我再鼓

友于堂銘

并序

士君子推論人倫極平生之樂無如兄弟始而生長之相次繼而出入之相須歲月悠長故得盡夫人倫之所至蓋嘗深思反覆親莫親於父母方其幼也未知承順及既成立則定省溫清左右無方亦云宜矣然欲養而親不逮者常多愛莫愛於子孫保抱攜持惟恐失墜然中道而棄捐者不少至於同氣則父母前襟後裾左提右挈衣同服而食同案學連業而遊共方頡頏青春休偃白日何願之不遂何樂之能易

而可以玩視乎余自交劉以來辱良友持志顧盼周
旋為忘年為莫逆其兄持盈靜重不矜雅淡有守持
志見幾明敏勤勞自任遺兄以安構堂廬東援周書
君陳之義扁曰友于焚香煮茶種花蒔竹日相聚笑
樂無間言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如膠投漆中如魚得
水放情江海之上酌接庶務商畧古今攬衣侵晨篝
燈夜永意適忘倦率以為常膝邊佳兒長伯友訓飭
端嚴次仲恭繼伯氏後客至觴詠必誘之盡言以觀

其所操一語微中即歎賞竟席作興鼓舞期於有成
皆友于之推也惜其得年纔五十一未究所懷歿後
兵興故居瓦礫伯友兄弟備嘗艱阻幸弗棄墓堂構
重新慨念二父出其存時堂中和授簡徵銘顧余衰
年交遊零落感故人之有子揆鮮終而疚懷上下古
今難平者事馬伏波邊郡田牧佐漢中興考其書戒
嚴敦則大才晚成伯兄必不及見諸葛武侯躬耕南
陽身都將相而瑾恪分處魏吳南北隔絕由是觀之

雖功名蓋世兄弟之愛不得以取多於天鄭莊公弗制叔段至於出逐京城四方餬口武安侯謂漢丞相尊不可以兄弟故私撓自坐東向由是論之雖有人民社稷尊位重祿兄弟之義不能無憾於人求其友愛純篤始終不渝惟元魏楊司徒兄弟交盡其歡年老並登台鼎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飲津為泗州椿在京宅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未寄不先入口大常卿崔孝芬天性慈厚弟孝暉盡恭順之理

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及河東節
度使柳公綽處家嚴肅有條平旦集于中門與弟公
權及羣從弟一再會食終日不離二十餘年未嘗改
易昭乎流風餘韻在公卿間卓立相高若合符節後
來司馬文正公篤愛伯康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情事尤其深至夫如是然後無愧而亦豈易能哉况
經喪亂之餘倫紀廢壞布衣閭巷能不為勢利所奪
存心友于者幾希今茲浹洽一堂少長雍睦伯友練

習世務身繫安危不遑寧處仲恭謙約周慎綜理家
庭毫髮無私惟兄是聽兄以追述父志舉觴壽母次
第嫁婚玉雪諸郎駸駸讀誦又有以垂裕於後庶幾
厚人倫美教化遠近聞風興起顧不愈熾而愈昌邪
僕老無能繹其祖子孫三世交情喟然韓文公叙馬
北平之語遂不辭執筆勉而進之銘曰

人之有生蓋與物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書紀令德必
曰孝恭友于斯何情之所鍾伯塤仲篋玉昆金友賀言

康莊如足于手陵谷高深有時變遷兄弟之好金石同
堅日月往來有時薄蝕兄弟之歡終始無斁式燕且譽
悉出於天涵溫_關和樂扶持顛連_關

韋家花謝扇

外無塵烏衣_關

逍遙聽雨彷彿二蘇桃園飛觴太白

其徒京兆枯榮魯山乳湏古今竒聞沛若泉湧世或致
傷患始爭財俯仰高厚獨何心哉斯堂所存聖賢簡策
寵賜萬金誓不與易婉辭微旨攬摭磨研於粲啟發有
嘉披宣參商稗文豈容過目常棣雅歌玩潛熟復壽觴

爰舉慈顏伊和施于孫子服膺靡他二父聲靈昭昭孔
有斯堂斯人相與悠久

石初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石初集卷九

元 周霆震 撰

傳

瓦雄傳

劉文貫述母雞不尾而孳假雄鳴於瓦作瓦雄謠蕭
子貞傳之劉極稱其工石初氏未見子貞所著亦託
於戲而肆言焉

瓦雄者其先世主西方之辰錫名翰音見小戴禮生而

赤憤以善鬪名春秋時仕魯季孟間距金羽介寵遇絕
倫歷戰國尤盛函谷闕出客必候商鞅用秦變更法令
為私鬪輕重被刑咸陽之雄由是斂跡族寢以微牝類
徃徃散落涸陰有老嫗思母育恩泣曰翰之類其遂絕
乎類絕則鳴丑不聞孰與辨東方之白胥而盲矣北晨
家索雖多亦奚以為夕夢陳寶附耳云七國縱橫爭戰
汝見聞習熟獨不記孟嘗君脫關決策乎善為鳴者齊
客也宇宙間變化神竒孰非假託特未之思區區羽族

賤微呼吸變化生機頃刻又何患挈壺氏之失職而不
三號也哉古有陶瓦之士因瓦為氏播物之巧侔於大
鈞自有宮室以來功施棟宇萬民利之動靜互根物兩
必化盍往請焉夢之明日嫗物色造門其儔襟處埏埴
嫗擇重厚陰陽各一邀與同歸有以周易見者使筮之
遇明夷之家人曰吉明夷坤上離下坤土重厚離火炎
上厚重為質炎上成功其應陶鈞外卦變而之巽巽風
也巽風發揚離明兆合靜極生動聲登於天鶉主飛動

雄兆也。嫗謝筮畢，延瓦上坐，召牝之所生曲拳以獻。陰瓦氏受而載之，顧陽瓦覆二人相謂曰：「此所謂見卵而求時夜者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我二人共切嫗既已知之矣。目嫗取孤竹小挺，鳴陽瓦三有若闡桃都之秘，啟陳寶密祝，還以受牝置瓦屏處。越二旬而穀果得，雄由是繼絕，日就蕃滋，數世之後不可勝紀。二瓦朴陋，未始自陳其功，混身於礫中，久而泯沒，嫗亦漫不復省。他族載輿圖者，若賢妃之警戒志士之起舞，賈小兒之寵。

劉安之仙無不表表在人耳目獨瓦氏之派寂然無聞
於是宋宗後人作而歎曰甚哉秦嫗之善忘少恩而於
陳寶之靈為有負也我不可無言瓦氏代不乏人前
史失紀魏臺之銅雀唐殿之鴛鴦進而與王者居餘子
輩何足錄也今太史氏其為我明之

太史曰形化之先原於氣化氣化者陰陽也天地之初
陰陽而已亭毒密運夫何端倪消息盈虛縱橫萬變兔
胎本於望月女國孕井而生瓦雄之傳亦若是耳焉用

蔓引古昔，譎張自欺，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此不測之神也。體物而不可遺至矣。

說

彭楚英字說

春秋傳稱楚多才，台陵之盟，屈完奉命而不辱，晉國通好，以鍾儀樂操土風，其後三閭大夫文章名戰國，卓然千古，足以補國風之遺。蓋其山川磅礴，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為人，故英華發越，恒有以表見於世，其來尚矣。彭

氏子傑好脩而文字楚英介余友李君伯玉求言以徵
之殆有得於山川之扶輿清淑者歟將折衝論建慕屈
完鍾儀之風烈者歟抑游心瀟洒洞庭之淵浴蘭沐芳
攬蕙蒹泛秋菊而追屈子者歟是宜慷慨激揚足以有
為而取知當世有非拘文委瑣所能及其雅尚可知矣
雖然才本於德士君子立身必以忠信為主記曰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夫英華之所以著於外者皆和順之
實有以充於中也是以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惟自脩於

內有篤實自得之功則令聞廣譽施於身風采振揚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楚英素能愛兄敬長睦行鄉人師友
間講之必熟余特懼其發揮太過而於所當務者或未
盡耳故以是說終焉亦友朋切磋之義也

思永字說

古者冠而字所以責成人之禮自前朝馬上治天下冠
禮遂廢字亦罕間遐方諛佞成風率妄引美稱以加愚
駭一唱羣和若宦妾焉受之者亦恬然無愧竟不復以

字行長傲莫甚於此廬陵橫溪蕭氏子昔從余游名之
曰恒字以思永而未暇以悉其義晚歲重來溪上請有
以明之吾年八十有四歲矣其可靳於吾友乎周易下
經恒列於首恒久也非一定之謂在於通變不窮洪範
五事終之以思思者心之官也自臯陶謨訓蔽以永之
一言其旨微矣惟能知恒非一定隨事變通然後足以
明此心之官而心思以至於永凡人日用動靜莫不有
思乃其常也然不過循乎遠近之暫爾若夫心思而至

於永則非知道之君子不能蓋心之神明以方寸之微而攝三才之蘊俄頃之知而通千載之前曰思而已周公之坐以待旦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所以永其思也况學者乎他岐眩惑得以汨吾之思非永也中道嫌疑足以病吾之思非永也安居省察當造次而忽亡非永也平日操持或頃刻之少怠非永也夫所謂永者心意循循相為悠久非勉強於一事一時之所能也是故事親則思永其孝事君則思永其忠交朋友則思永

其信物欲牽引易於變移則思有以絕之憂患侵陵或
至沮喪必思有以勝之理義之奧則日潛其思於未融
心術之微則日察其思於未遂事物之來有限吾身之
應無窮思貴有恒惟恒故永非恒不能以致永非永不
足以言恒合易書之義不忘三復於操存終身由之無
入而不自得矣思永生質信厚不剛不柔試用於時所
至稱善庶幾有味余言交游或以虛美相加佞人也遠
之母貽識者之笑

題跋

書章立賢傳後

余讀史記至田橫海島五百人皆死竊疑太史公感時
憂憤彰大其事為天下後世勸未必其盡然也及觀我
朝淮南余叅政死安慶盡室相從如歸闔郡無一人生
降然後知前史之不誣而天理之在人心千萬世猶一
日也復有奮身草野臨難相從父子婦姑義不辱如龍
泉章立賢益可驗斯人秉彝好德之心而史氏之言為

尤信立賢儒者也布衣也非有千金之資一命之貴起
衆仇致盜憎姑引卻退藏以脫須臾何不可者而毅然
父子萬牛莫回嗟乎難矣至於深閨荏弱亦慷慨激烈
如金石曾不少變何哉蓋其浩然之氣養之有素自脩
身以及齊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立賢生戰國固當
不遜田橫擅一郡守之必不在余安慶後又進而得行
其志於天下則人皆心立賢之心與海鳥安慶相倣倣
矣豈憂盜哉於是海內干戈且十年縉紳間徃徃不能

引決望風屈伏憂辱以陷於死亡子弟妻妾忍言事讐
不啻犬彘蓋家庭教詔惟知持祿固位君臣大義未嘗
一語及之則臨難決死生之際子焉而不父其父妻焉
而不夫其夫所由來者遠矣其或脫命鋒鏑貴妻愛女
一旦夷於倡優反因之以邀寵利焉此又禽獸所弗為
者原其絕滅天理玩寇以資富貴日肆漁取之心未必
不自以為得孰謂妻子之不保展轉污辱至此極哉未
知其心亦有悔乎否也惜無以立賢之事告之喪亂以

來求立賢本末於友朋執筆而無愧者鮮矣獨子高劉
楚慨然為之傳余讀而異之悲夫自余淮南而下落落
不數人禮義廉恥大率泯沒於公卿大夫而抗節不出
者恒出乎一介之士於此尤見舉世陷溺之餘天理之
不可泯者自有時而發見也惜其不盡傳傳亦未必信
如蕭彛翁之赴井雖其初不能直道事人然就義從容
亦足蓋其平生矣談者猶以無官守之責非之是亂臣
賊子之黨惡足與論士哉因附見焉庶來者之有聞也

書劉敬方所藏其兄元方遺墨後

冬十二月到郡始得與夏道存相見談及劉敬方道存
拊髀曰惜哉其兄元方昔兄弟受學於先叔父華遠師
死而未卒業仲善兄官會稽日復負篋往從其後兄弟
自相師友之日為多元方已矣敬方今無恙乎吾笑曰
飲尚可數十杯橫經授徒聘幣交至迹不能出門坐客
相視嗟歎久之歸途過敬方留宿燈下出實軒詩一章
片紙楷書泣然曰亡兄遺墨也寒門薄祐先父年不滿

三十吾兄幼孤植余遺腹力學甘貧幸不墜儒業壬辰
兄沒天下大亂間闕萬狀提挈二侄一子涉難苟存前
年又喪次侄遺孤藐然余又垂老每覽此紙悲不自勝
令其子孰信朗吟客憑几聽音節起伏開合抑揚詩家
律度具足仲善之序蕭氏一德求已二進士之題字相
與發揮歷歷可考嗟乎揚子雲為西漢儒宗而太玄之
作當時已譏其覆瓿韓昌黎文振八代而金根車之義
其子竟莫能通蘇內翰賦詠聯篇而詩禍之興家人棄

之恐後其他埋沒何限敬方獨存此紙於干戈二十年之餘寶而藏之不啻千金之璧其可尚也夫天壽斯文綿延如線係於一人之身微敬方是宗殆矣豈復有一言半辭留傳翰墨使人深嗟不能自己而俟來者之知乎吾是以反覆沈潛深有感於此片紙也兄弟之愛鍾馬師友之傳著焉子孫之慶賴焉一事之微三善交集其於倫誼固不愈厚耶劉氏未艾之福不必他求即此乎在矣後復從敦信得其和道存別賦及坪下廟捨田

碑鋪張春容紀載詳贍有古作者之風又諸君子所未見故備之庶廣其傳於他日元方雖死猶未死也歲在玄默困敦臘月望後五日石初周 震震書

題王伯康遺墨後

故友王伯康三十年前宦遊湖北兵戈隔阻消息不聞或言死國沅靖間竟莫知定處一日其子可通持所寄鄒孔厚詩三章泣曰先父手澤也兒生晚不能記憶父聲容鄉之先達云汝父平生嗜吟流輩推慕亂來不存

一字寤寢深痛多方購求近得之孔厚子德誠捧讀如
父復生提携懷抱一字一淚幸托世契願賜一言嗟乎
海內鼎沸以來倫誼之數久矣世家子弟流離顛沛之
餘辱於皂隸降而樵牧往往有之其僥倖弗墜者不過
馳騁弋獵日逐聲色貨利問以先世茫然不知所對反
肆詆欺恬無愧色况復知所謂文字耶幸哉伯康之有
子也伯康自幼以穎悟聞祖父延明師授之書余由是
定交往來賞其俊異既長克志樹立急義重交著述多

樂府歌行宦游京師歸而賓客益衆見聞益廣殊足以
慰悅其親國難將興檄遠方遊徼治裝戒行親知力勸
引卻慨然曰丈夫立身報國政在艱難即日就道後聞
冒犯鋒鏑委命于官多所建置惜其事不傳此詩不知
作於何所收藏故人之子可通求得之余白頭江南丈
字間復得相見何其幸歟慨念宇宙寥廓陵谷推移善
和之藏凡三易主平泉草石無復子孫凌虛臺之野草
荒烟汾陽宅之古槐夕照在承平時且不能自保付哀

感於後人干戈糜爛之餘珠璧珍竒漂沈沙礫姬姜玉
雪流落風塵愛所不能捐恩所不能割不暇一毫顧戀區
區殘篇簡脫之醬瓿煨燼而黼黻文章托友朋以傳其
子豈偶然哉父子之親藉是得以繫孝思而不泯朋友
之義由是可以裨世教而追古風皆人倫之大者天意
殆留為孝子慈孫之勸而片文隻字托於交際乃有以
壽斯文一脈而啟他日過庭之訓篇章云乎哉王氏傳
家之寶千金未易致也往年王樺山購得澗槃遺稿一

帙授其子孔厚以歸于鄒氏稿至今存孔厚澗槃仲子也德誠推其父昔之授於樺山者今以施之可通樺山廬陵老儒後進多所汲引談者尚之

敬書先親復齋先生律賦後

先親平生著述遭亂灰滅此前宋場屋程式記憶僅存書以示後間或片言隻字殘缺已令同文鳳祥筆之遺訓昔受學於祖鄉石門梅屋尹功甫先生甲子安福賞試明祀世祖緝燕多福賦先生中第一名七韻警聯云

大風之會何殊赤縣之塞霧棧道之絕不減滹河之度
水蓋二祖則同有艱難斯有福力由今日觀之無創造
則無中興此師友間意故并錄之文體雖世代之不同
然學識議論之高古今一也目昏愈甚執筆惘然後之
人以此為心則庶幾矣歲在闕月闕日嗣子震
敬書

書周思忠所著王孝子琛傳後

郡前修日遠近年肆為記序傳贊者率不自量肆情妄

發遂為四方所輕彥丈來山中袖出此傳讀之不覺驚
喜廬陵豈真無人哉寫至琛年七十以哭母終猶極警
策昔戰國時齊深井里聶政家貧母老為狗屠旦夕得
甘脆以養親濮陽嚴仲子奉黃金百鎰為政母壽求以
報韓仇母死服除竟為仲子報仇暴屍韓國同一狗屠
也彼以報仇死此以哭母終琛雖小人去政遠矣傳贊
有悲歌慷慨意宜追古作者宇宙寥廓庶幾此道不孤
吾以思忠卜之也

代跋

友人王誠之示余周思忠所著孝子王琛小傳或謂琛
小人屠狗辱處士君子羞稱書之過也余曰不然琛生
長田間樵牧椎埋與伍初不知讀書為學而致養其母
服喪過哀以終斯可稱純孝子矣書不書固不足為其
重輕先儒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有之而不取
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大抵今之士君子徃徃喪其
良心奔走形勢矯誣媚悅惟利是趨聞王琛之風不泚

其顛反譏傳者之非不知所學何事互鄉童子之見夫子與其潔而進之沐浴齋戒之惡人孟子以為可以祀上帝傳琛者獨不得援此意乎遂書以授誠之庶有志於道者知取舍之不可以不審

石初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石初集卷十

元 周霆震 撰

題跋

閱晏彥文所論王生江南野史

郡人有王炎登者濫名忝宋季士流鬻爵登仕著江南野史不錄文丞相以呂文煥賣降為不得已晏彥文按春秋追論之雖難掩廬陵之愧愈於知而不言余平生寡合自信朴愚每閱陳壽魏志及王介甫讀史

詩未嘗不反覆嗟歎掩卷流涕蓋古今興廢之際談者
惟務趨時諱稱先代故忠臣義士多泯沒不傳而姦巧
橫行子孫根固數世之後豈復有公論哉殊不知經史
昭日月成湯慚德仲虺終不敢以為無夷齊餓於首陽
仲尼表而出之為萬世勸雖春秋亂賊接跡戰國七雄
並爭然而天理流行未嘗止息秦漢而降如魯仲連當
世利紛紜之會寧甘死蹈東海義不帝秦管幼安避難
遼東三十年終老魏都心存漢室百世之下聞者莫不

興起此豈有使之者哉抑又有大於此者漢興規模宏
遠矣蕭何治未央宮壯麗宜也而高祖怒曰天下洶洶
未知何定唐建成元吉之死人倫大變前所未有史臣
曲意掩護而太宗命直書之范質循規矩惜名器宋初
賢相也而欠周世宗一死公義斷自太宗此皆創業垂
統之君極人情所不敢言而慨然出諸口卓為異代信史
曷嘗有所避忌哉江南自革命以來學校碑刻悉刊去
宋年號朝廷初不知其所為仁宗在東宮一日問左右

文丞相何如對者皆貶其不知天命仁宗作色曰如卿所言則馮道却不是忠臣矣衆慙屏氣相視惕然信公日見表彰揚於內外臨御之日語廷臣曰儒者握綱常如拳蓋為信公而發由是復興科舉一代禮樂蔚然有光天理之在人心千萬世如一日詎不信乎凡具耳目者曷不於此觀之鄙夫盜竊儒名不啻犬彘誠如許昌靳裁之所言使其人存不與同中國况得以汚君子齒舌哉

附錄蕭彞翁碑陰

吾不識盧景宣其先山東人隨父來南父歿于官貧甚
事母以孝間一日於友生晏彞文家閱夏道存所撰蕭
彞翁墓誌彞文從旁歎曰厚哉盧景宣微斯人彞翁不
傳矣昔受學於彞翁參政全子仁討紅巾時辟彞翁行
軍參謀全貪暴自用彞翁具員耳戊戌城陷全奔贛彞
翁義不辱約錄事張元祚同死張降彞翁一再赴學宮
并死葬讀書臺下逼近城墻閱十有五載發卒修城景

宣客鎮守軍帥歐氏大懼浸沒請于歐令卒伍物色訪求得之草莽間棺衣悉化白骨儼然捐歲俸白金若干改葬如禮夏先生為文以傳不朽厚哉景宣之為人也嗚呼師道之不行久矣始學涵育薰陶若嬰兒之望長稍識趨向即視其師如路人欺其交游侮厥父母或僭卑比之席或彎射羿之弓固不待死而背之也曩翁死義無後倉卒旅殯陵谷改移景宣追悼久而益堅見諸行事難矣哉近世有避兵走死赤日黃塵瘞道側同行

者歸告其子事定令偕往收殯子邈然置之弗問又有
逃竄將出境候者失期顛踣而返自度不能活一夕陷
首空池淤泥中俯伏死槁屍池邊其子客居曠歲嬉笑
自如彼二人者既不能免父於難距死所可百里委棄
泯滅未嘗一動其心較之景宣師友間何啻霄壤吾固
繫此於彞翁後匪徒著景宣之賢因以警天下為人子
者

彭九萬妻死寇本未

至正壬辰紅巾寇禾川省掾陳允中率官民堅守辟九萬行軍鎮撫晝夜勤勞寇方競時九萬馳馬白上官嚴設方畧其配李氏促具食勞軍士氣倍增戰大捷寇退居民安堵婦人倉卒出此亦大奇哉明年十月湖北五溪苗獠詭辭助順突入城焚廬舍掠民財倉皇奔竄死者相藉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瑛俱被執驅之行不從脅以白刃不動問所求罵曰狗彘吾死吾節斯已矣何求遂母子皆遇害因憶歸附後禾川變起丁丑屠城相

傳有趙氏婦抱嬰兒匿州學禮殿北兵搜得彊汚之不可死于禮殿之南事定毋嬰兒血糝糊影留殿階不滅剗去復存學官述以文立石為後來勸嗟夫節義者人之所敬也彼趙氏得於傳聞士猶稱述懼其泯况李氏名家始戰勝却賊有佐助功卒守節母子同死視趙氏殆將過之夫賢又能歸骨于封鄉之南臺山本末可徵如傳其又可泯邪千載之下猶使人追慕而起敬也余既高李氏之義又重惜九萬厄於天而至此極故為辭

以哀之 其辭亡

贊

番陽潘母胡氏贊

并序

胡氏儒家子天性純至配番陽潘希古事舅姑以孝
聞至順辛未大疫希古病且殆胡氏默念曰在室惟
三兒長纔九歲次七歲次四歲無內外懿親夫萬一
不幸兒將何屬乃涕泣毀容自誓焚香祝天曰潘氏
興廢係夫存亡若命數在天不可逃願以妾代夫身

庶幾宗緒不墜妾雖死實甘心焉禱訖希古遂甦胡氏後五日死希古日夕哀念恒恐幽冥有負凜凜焉長育諸子至於成立官學校以壽終其適長景岳為安成邑佐撫掌兵燹之後民賴以生家甚貧篤志有守金玉貨財凡可欲之物填委輻輳一毫不以經心縉紳接迹誅夷獨超然刀鋸斧鉞之外古所謂剛者殆近之矣非此毋不生此子故并及之

贊曰夫妻子母之屬人倫至重喪夫而自誓守義史傳

徃徃有之未聞籲天以代夫死而憂深思遠在於後嗣者當其倉卒捐生慨然引決既婦道之所難而憂及後人知有夫而不知有己尤母道之罕見婦道也母道也俱有以異於人一念之烈自天祐之克昌厥後而其子之樹立皆人所難此天道之自然也向使夫存而子莫能訓子壯而無以顯其親則天道為不可知矣感應之理彌久而益著天定可必豈不信乎

碧溪贊

并序

廬陵多佳山水都其勝者曰橫溪距郡密邇歐陽文
忠之先宰樹在焉小溪環流映帶如練友人蕭貴卿
居之取碧溪自况其季子恒從余游請究其義余嘗
升高四望涉溪之源休於江許慨昔賢之不作居是
間者豈偶然者將覈斯名於稱情固當引而伸之也
贊曰水生天一萬有之初瀦為池沼匪為江湖山下出
泉放乎四海望洋無垠其淵有淮泉之始達演而溪流
盈科而進有本不休夏潦春霖奔湍駭浪左決右衝固

難具狀殆其定也表裏湛然源流一碧玉潔冰堅泥沙
潛藏潢潦遠去碧者其天性真呈露智人於此適興陶
情爰漱我齒爰濯我纓清風在懷載色載笑明月無心
放歌垂釣漉溪而釀秋桂始花汲溪以石石鼎春茶弗
激弗揚斯澄斯瑩水云乎哉我天其性逍遙容與或淺
或深中心默契朝夕洗心持之以平視溪猶鏡隨流應
之周流涵泳存之於淡溪靜匪愚滌除垢濁漸漬紆餘
什伍閭閻傍沾沛澤以溉釜鬻以豐稼穡越若子職譬

之派分伯也幹蠱季也崇文施於諸孫沐浴其許夢寐
吾伊青燈夜午溯泉達海其不在茲樂夫天者益廣其
施峩峩文忠榮顯此始紹述高風尚其敬止

歐陽氏畫舫圖贊

掬指之舟恒昧夫先備千金之壺每捐於既濟此古人
所以傾覆相繼圖畫舫者誰歟驚風濤於平地斯人也
深謀遠慮居安思危凜乎臨淵而欲墜夫然後免禍於
干戈之際宜其坐觀冒利涉險深得歐陽子之微而沐

浴膏澤歌詠勤苦默契太史公之遺意猗歟休哉弗畏
入畏

周尚易出軍圖贊

執弓矢者其容舒鞚鞍馬者安以徐指揮左右而坐自
如不知者將以為輕羊腸九折之險知之者則見其胸
中兵甲之有餘遡而求之非有得於漢廷傅介子之意
氣能若是歟

張梅間寫真贊

丰神灑然談辯鏘然鍾王筆法姚賈吟編昔也諸侯之
賓客今焉偶地以周旋不知者將槩以脂韋之類知之
者則見其玩世而神全噫此之謂杜德機殆自適其天
者乎

琴隱寫真贊

潛心自遠其神全寓物恒平其智先飄飄乎一琴一鶴
殆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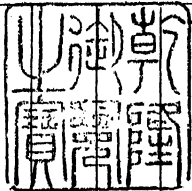
承平少壯竟絕迹於鳴珂遲暮艱危屢脫命於干戈端
已而不矜重交而不阿長貧孤立適興詠歌生平無害
物之意恒簡靜而謙和方寸間其或得於天者稍多

祭文

黃尚書幕府伍經歷祭旗文

國家用兵五年四方次第平余從尚書奉詔出都門天
戈所加無不定順狡焉小醜敢抗大邦皇威顯臨其黨
之毒于永新者既不遠二百里而送死安成伊邇何恃

而猶陸梁方今秋令司刑金為兵氣諸軍順時進討其
成厥勲嘉謀僉同穆卜允協大旗卓建所以明號令肅
觀瞻揭日月而光華之祀事孔嚴重王命也皇天后土
洞鑒丹心惟神其歆相我必濟



石初集卷十